鹿裘石室集

鹿裘石室集卷第七

宣城梅鼎祚禹金著

文

序

贈李別駕守全州序

上八年夏四月吏部文選郎蔣君言臣故家全州州守臣闕臣得以職事按察郡國績書亡如寧國別駕臣韡最者請以別駕往以上宣　主上綏遠之仁下殫臣私篤枌榆之義報可別駕

蓋余郡南海李大夫云大夫受　詔行有日郡太守鄭公怦怦焉心語于堂諸屬令長咨咨焉語于其邑縉紳士三老百姓竊竊焉交語于道于室于田間其較以縣官仰給東南不啻外府余郡于東南直當吳會一大縣其土磽瘠不任力無甔鐘之入賦校旁大府固稍減而歲比凶見食無半菽大司農水衡方時時告匱督攝之使四出相望責旦夕于郡中郡別駕治賦計將取盈于私則不勝殘將取詘于公則不勝慢而

慢之皐又卒不勝殘大夫問民所疾苦而手撫摩之問歲所常賦剤量而緩亟之使卽無年不知有轉夊卽無浚民不至有逋課令甲歲漕粟數千石輸京師則漕帥以其卒來輒奴眎賦長而舉槖焉其事别駕一人實領之矜則勃谿羣則浛螯無一可者也大夫躬先節介至誠動人不吐不茹其趨淮而北也大夫出舍淮上舟師如期以故漕使者婁上書稱善且聯檄用示獎異云乇部直指以梗楊之獄屬大夫大夫精心

爲讞片言立折其意則務寬文屏深詆不欲盡人之情大都竟大夫之任間不及門誹不及境苞苴不及目胥史不及耳此其才亡見難者而沈幾重發終不欲盡巳之才大夫職顓治賦故術治賦狀爲近詳而太守公語余寧國鎬京在望登三輔而上之其與要荒爲重倍屣主爵者顧奪大夫寧國而全州其馭輕之謂何大夫誠賢晉而在郎丞之列要非異數而勞苦三載于斯也董得徙一州又遠去其陟明之謂何以不

穀賜屐茲土日圖可以佐百姓之急與縉紳士
三老豪傑相周還以庶幾有成夫豈直余一人
之能而二三大夫皆相繼先余行余一人其何
恊共之有某不佞伏念太守公而下其中殆盡
若不醳然全州非所稱揚越桂林地乎當漢秉
全盛之埶而佗以一尉倔彊其間剖符通使第
令和集毋爲南患害而已明興　聖德廣密翔
洽蓬蠡涌其鳥言腥食之衆箐棘瘴癘之方並襲
冠帶而敦詩書與中土埒嘉隆之際左絍島夷

右囲猺獞頗嘗釐　至尊宵旰之憂幸而徵師轉饟疆事以平然余在京師見兩粵人言兵興事則其端未有不自內始者也彼其俗好淫靡伎巧偕自奉為費甚侈為生甚微不足以相當或其地自秦時以謫徙雜處獷悍攙訛罔有常懷元鼎以前其利害略可睹矣又或細民刓弊無世業無與具衣食而有司掊克無巳度無以應上求因囂然喪其樂生之心者不少也李大夫往矣大夫溫溫有大度志行修潔日討其德

禮而訓之家喻戶曉則民先廉恥而亡以獷猂攩㧙爭名高與農桑程物力絀奇趨本薄斂弛禁以居者露積充溢行者千里不持糧則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其不以喜事暴施務見所長以快一時之覩聽者往而以李大夫往大夫不以武健雄鷙往而以好往則定志之說也大夫何有於全州中土雖重水旱盜賊雖間有之而論世者以爲澤量人谷量牛馬三農不侵五兵不試都人士雍容嫺雅與古爲徒則蔑有盛于此

時夫遠近無異土輕重無定衡主爵者繇全州
而借大夫寧國也意在斯乎而卽余所經覽東
方生以執戟疲馮唐以郎署白首其人非不貴
侍中孰與龔黃諸君子出而一郡孝弟力田有
行義庶民安于田里　天子至下璽書黃金褒
寵之而間以經術高等入爲公卿言行而功見
不益大媮快乎哉往者余郡徐先生守天官郎
遂以大夫相余郡徐先生遷而蔣君守選曹遂
以大夫刺其州大夫初司理隣郡習見風謠柔

遠能邇其孰不宜太守公平康正直聲赫奕著中外若揭白日而行其精神志氣足相感召而先是丞士師方並需次余卜來者必二三大夫若也吾屬何患乎無良鄭公負席而謝曰信斯言也夫豈直余一人之幸縉紳士三老百姓其式靈之子典載記其嗽諸牘爲大夫五馬先焉

贈王使君覲序

上孳孳師古爲治間者議吏以久任而郡居先則其瀍自漢始在漢以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

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廼服從其教化遂有居官長子孫卽以爲氏以底于神雀五鳳吏道極盛號稱中興其人若黃次公之于潁川出而列郡入而九卿較然著甚要以歲月需之耳顧有定民于半年之間未下車而弄兵者還爲赤子又何其神速也此其故或亦因俗或亦因時今世誦法孔子彼其論政不廢期月三年及相魯立制節除雕僞別塗正賈爲則四方菫三月而巳辟諸天道或縮而疾或引而長速

則速久則久咸恒詄嫿惟宜是趨蓋余初守天官郎得貲成天下所上計居㝡之備東藩得按諸大郡輒以此意權衡之固亦相當而郡太守王公者東人也由大司徒之屬出守余郡余郡在揚州之域保介山谷厥土塗泥若非齊地大物豐有絲枲魚鹽之利民多樸魯遻愞不任法非若齊鳴瑟跕屣椎埋鼓鑄有大國之風其俗宜莫如寬和比以歲之不易天菑流行租庸有加財力俱詘其時宜莫如休養王公明察內敏

習文法至郡首示民無訟終訟則凶示民知禮
奸禮則討至于人有小過則推心置腹務與更
始公至自秋七月年穀順成會歲方更定民籍
民間以土田約契者稅在官公與縣大夫聽常
賦猶重者以其稅當之有勞止汔可之思焉于
時四境之內訟清而征緩明分而樂生以校于
中都之治猶之三月而已豈不抑以速名哉其
俗宜寬和因之寬和其時宜休養因之休養道
因則大用宜則通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公

其孔子之鄉人非邪明年癸未春屬　上當受計公先期乘傳以往郡中縉紳先生相與祖公郊關之外士待詔公車者獲與計偕余觀漢文時吳公治行爲天下第一史不列其績而賈生實吳公所薦稱夫惟賢知賢物有類應以人事君人臣之上伐也然一雒陽年少耳余郡令歲所薦士數盈十五宣爲首善有八人焉　上方側席而求之何論漢世行且御東朝燕見諸長吏攷察治行將不得貳王公而况公所爲用寬

和而休養之者具在今日矣惟是

高皇帝湯沐邑守嚴地重何論雒陽且如久任

之制爲吾郡借王公下璽書賜黃金如次公故

事入爲九卿以是而收有成之功要在異日卽

以天道終其說一陽爲復六陽爲乾必以馴致

也王公起家爲穎州有良吏聲又次公笞所部

殆天啓之乎泰岱滄海之雄深孟諸青丘之靚

麗粹而爲人文故山東多大儒吏者率以經術

取高第公下記屬縣搜遺書表文獻大都緣經

術飾吏治其所由來者遠矣余以王公于地靈有徵益以明經術之效也

贈邑大夫詹公入覲序

益詹令公爲宣城之明年而丞羅君自夔州至祗不佞子舍則亟言所爲三峽者云彼其兩涘涯渚之間壁立如東江怒如崩秋水時至不辯牛馬往余對公車反也遡流而上猶之覆桮水于坳堂其行逡巡而多枳迺于今沿流而下置舟焉若建瓴若驟轡何以異其順逆之勢異也

不佞唯唯又明年而簿簡君自貴陽至貴陽則寄徑于江嘗言舟中之指可掬也前者于後者喁鼓楫如林張帋如蓋望濤遠引不終日而屆三千古有之同舟相濟則胡越兄弟有味哉其言之乎不佞作而唯唯亡何歲庚辰郡國當上計　天子先期兩君輒介紹不佞而申之言曰今天子嘉惠元元弊羣吏之治　詔太宰舉卓異燕見東朝修故典計無如宣城令公者二三子日飲于河而不知其德也子藉在文學言則

夙有當虖令公請承間于吾子不佞長跽唯唯
以不佞觀于令公則曾所稱才令乎哉當二載
于斯也治賦則具有參伍吏不得緣爲奸治獄
獄立斷如齒腐環城而堰環學宮而城彬彬禮
文之士誦誼以窮此其才豈不足多操斤而斵
刃必傷矣令公不暴其長而重於慮下其應務
一本于性情而惟孳孳務得民和夫民猶水也
水流而不盈順之則濟者易爲力民一而不黨
順之則主者易爲功此夔州君置舟之說也而

不佞伏稽令甲百里之君必輔之以庶職董之以績成紀綱相維而境內理宜巖邑其兵賦刑獄何可勝原令公謂與其羅而致之以坐自敝而無賓見瑕孰與其分曹而聽庶幾乎所取者博而事具舉故嘗推赤心望兩君之腹其程督政經必軌于義而兩君循理無害舉其成而質之令公夫江者公也善濟者有其命善政者有和衷其爲道固然是賁陽君同舟之說也彼其始以術地紀則得民情筴濟川則得治理一物

而二美備焉其斯爲兩君奉令公者矣兩君捬髀雀躍而前曰言有小可以喻大則子之謂令公哉然此其一隅耳尚安睹夫令公之全二三子幸以事事公不啻伯氏令公故油油然昻之也大都其口鮮所是非而胸少所芥蔕或才有必操其意必舍或法有必致其仁兼施不抑亦德禮之君子乎夫其德彌厚其用彌章聚則順擴則公在易之載物而坤安下而剝皆是物也卽以此而終子之喻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

舟也無力非虛語矣不佞蟄然立爽然自失者久之葢不佞聞令公父司訓公者正身明學日討其德禮而訓之令公以錫類爲不匱能愛爲無方傳不云乎岷山導江其源濫觴夫泝流者必窮其源厚道也比漢宣帝時號稱綜核其由良令顯者要以化及童稚馴民虫而巳　主上
神聖天授方且圖敎大而享棊隆卓異之典宜首被令公其曰先河而後海並有以寵令公之先則又　聖王之廣孝爲治也敢以是中祖道

之辭兩君敬謝德令公而必原之所生匪直普
言令公亦善言水矣二三子其望洋而向若者
邪願授簡登之

贈陳令君覲序

是歲畿內不雨 上郊而雩迺于 幄次詔公
卿大臣謹擇守令以佐元元余不佞時在扈從
黯首顱天固卬 上德意至深渥退而且私有
繄云夫以佐元元之急誠莫如守令而令猶親
令所患令不良豈必其不自束修與與選愞易與

亦豈必其用武健能勝其任而愉快也乎彼不自束修易與爾是示人瑕也人將攻之而用武健之吏項蒙　上督過逮于理將救命之不皇孰媮快也惟夫少年文巧者出乎其閒其才力足自致而其志念迫于得名或伺上所鄉以左右其手或待豪長者以為政而于懷中取重輕或飾舟車廚傳以君子之至于斯也吾未嘗不得見抑或狙喜其一二細民而掌玩之即大奸闒出咯不問或蒐剔其前人之微闕而苴補之

以從事獨賢大都寧失法無寧悶用事者之心寧失巳無寧損當官之譽若而人者輒得驟遷去而自余所睹記其驟遷去者間一跌輒不復振語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言遇合之有術也又曰磽磽者缺炎炎者絕言不可久也余與今邑大夫陳公同起家次當爲令相與感吏道之日文巧益庳而不勝遇合者之衆也嘗咨咨慨噫之巳余繆入館擇令而陳公以令余邑行余祖于郊而握陳公手曰君其記長安

邸中所嘗咨咨而慨噫者乎息壤在彼遂迺公
公行未期而政聲籍甚部使者薦尉相望矣邑
子有來長安者余問公政狀其一曰吾何知公
政吾野人知穀糴賤盜賊希少民孝弟力田而
已其一市人也曰吾何知公政吾經邑門有青
草胥史不出庭市不敢肆士人雍容諷誦而已
余問諸部使薦尉云何其辭率不能舉也葢余
受天官牘知之而邑子卒不能舉公以謂無近
名者非邪久之公移書余曰笞司馬安四至九

卿而史氏目以巧宦令安敢望九卿其惟拙者之爲政矣余讀之矍然起知公報長安邸中時語也而會公且入奏計公之僚丞陳君簿蕭君尉張君覆移書余邸中屬爲公贈三君具言公益習法比民即對簿多搏首稱平邑屢畝而稅有隱田令民自具服定爲籍搢紳先生請寄無所行而其奴客自檢柙使者按部第績食共張無所加余意公不欲詘巳亦不廢法而以兹薦尉相望也

皇上覽所奏下天官考覈其行事適相副何嘗乏之提衡之績後神明之聲特異夫彼爲文巧而迫得之耳而又無鈌蠹之虞備名實之致公何以謂拙焉然余初見公簡厚不泄精內凝殆早服而亟積者而乃足知善御衆爲吏敏決也則所稱翕張予奪攘無臂仍無敵者哉而媿闕公之淺也余方出在臺得糾察吏治獨幸余邑有良令丞簿若尉又各奉其職以貭成于令可以佐元元而應　上德意深且渥矣

贈廖使君覲序

明年元會爲　上御曆之十三年當天下復上計寧國守臣鐲吉治行蓋不佞某司郡法而夔子廖公來爲郡守郡之屬凡六宣城令陳君涇張君旌德岳山君與不佞同薦藉以次第來其先期來者則寧周君南陵沈君太平馬君云是時海內方厭苦法令若束濕使民重足立當官若捄火揚沸犇命不皇于是破峻削而爲清夷先教化而緩誅罰庶幾德讓之遺風矣而其究也

好宄不禁或優游養望甚者因緣以爲利不者
以飾寧一之蹟而匿叢脞之名此其于制治乂
民尚安所賴邪要之吏道固亦相爲嬗㪉則承
之承㪉開變存乎其人廖公嘗語諸屬令教緣
俗成政因時立然惟賢者不隨俗而俗化不趣
時而市功此名言也郡保介山谷其俗故安稼
穡務本業其人樸茂篤至世家則好禮文貧人
以自食其力上下相通率號易治迨今而戶口
豐大幣物純麗凋達多智彯纓而委佩者豈不

斌斌顩耷鄉老更廼咄嗟慨慷有反始之思曷故也其不佞從公後公卽倉猝未見有遽色疾言而胥史皆凜凜如負霜雪折節縉紳大夫惟謹而心請寄者口不忍言兩造在庭不必其深氏而片言立折自巳不寃博士弟子執經問難日漸親而不自束修不敢進大較公所爲不欲見淵魚糜慨罔之仁亦不欲長惡莠敗嘉苗之殖往公又嘗誦黃次公之爲潁川云吏言次公之于潁川猷孳孳用和耳而約之曰覇外寛內

明此其意略可睹矣而以今跡其政若烏攫肉
某亭猪子事多擵秘中人陰伏一何近述也公
仁心爲質以實御虛殆爲勝之比者風雨時節
穀糴常賤盜賊少不瘉期月而底巳可則和德
之應至誠之効不爛焉著哉初公爲郎領度支
時方刻覈而公以廉平善財潤㥿及出爲郡則
其時弛禁疏節而公勤榦習文法出入戴星郡
自筲柔弱褊阸宜慱大而俗漸靡貴權上功宜
精敏公故慱大以精敏意推行之夫因時立政

不市功以趨時緣俗設教不速化以隨俗其所
與諸屬令者非徒言教葢躬蹈之矣　上益神
聖深惟民事之艱難申勑臺臣振新吏治太守
非所稱吏民之本虖公行矣登文石之陛必親
見問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名實相應且當爲
郡吏民暫借公緹車屏葢還治宛陵它日徵入
而爲九卿一如次公故事也諸令君將身親覯
之是行也屬辭不佞爲公贈夫贈者增也其司
法小吏抑何所增益公私賭公事太夫人孝敬

養無方仲弟子而孤公撫之猶子彼謂孝可作忠慈可使衆其所繇來者遠矣誠何得而增之語曰不習爲吏眂已成事其少不習吏遂藉其已成者爲後事之師且以待異日而公徵也小吏庚載筆以從

郡太守蕭公考績序

上壬辰春覲典畢修詔銓部察百司治行卓異者甚列諸藉余郡太守漢陽蕭公實預焉是時蕭公守郡甫二歲越歲癸巳春余不佞過里

門則蕭公上最之期與行會余因諗與諸大夫
若蕭公治最狀主爵者業褎然而舉之以徹
天聽膺異數臺部使者復牘而載之以奏成勣
胥陟明赫赫纚纚既昭且備第言公所以致此
者何繇丞張侯之言曰蕭公性勤敏辨色而出
事雩而徒幽而輿漯蒙蔀靡不達牘而庫廄囹
脅靡不防罰二十以上必親臨决學徒百餘曹
執經問難輒旦夕不休鄉有約約有講必以身
帥老更徇鞀鐸他若新澤宮植文昌祠梓舝虔

城隍之屬神人不雜百廢具舉不抑太觳乎哉而竊鬩於公以神用非以形用常恢而攝常約而章比之於月陰養魂陽成魄故代日而明著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在於用光淵乎微矣哉侯之言曰倅爲役之日淺自蒞郡而觀于庭肅如其秋觀于里藹如其春觀於庠右餙如其矩觀於祇首鬱如其林以觀於守則晏坐堂皇或齋居一室嘯詠從頌綽有餘地夫舉碁不定且不勝其耦而況爲政意者公有所爲其天

全其機杜者乎何砉然中桑林之舞若發於硎而承蜩者之猶掇之也不佞唯唯姑孰司理臨海戴君者聞之而以書來曰兩大夫言者誠然輿賓數從直指行縣得侍公有所見於公公不援上亦不陵下不干上亦不掩下無福首無隨尾無儡難無翔易得失贊毀不入於其心一於其晰百里飯牛而牛肥罔象索珠而珠獲皆是物焉不佞私甚茹戴君言而因念都門日郡司理瑞陽朱侯述蕭公之言之也其言曰內重則

外輕巳不足則物有餘近譬足取反身而誠何減何嬴何捨何執顧迷悟何如耳及余奉四說而莊誦之其一澄神周八極貫千古張侯月與火之喻是巳其一定慮有彼來而我無往有思維而不矯揉戴侯之引解牛與承蜩是巳其一達觀臨海之所見不入於其心一於其眎者也其一真悟卽瑞陽頃告余都門者諸大夫信善言蕭公夫亦有所受之公邪公所自爲言進於道矣何有於徒治且輕天下細萬物何有於一

郡之功昔齊若齊封三年而報政其升降彊弱
在數十世後者姬公以燭照而數計之余安足
知蕭公異日公徵而薦都卿輔贊　主德弘王
化太龢宇宙若在成周異世者上而野鹿標枝
渾渾噩噩俾我明邁隆三五而吾郡屬畿甸超
美二南則卜之今日公之尊大人由造士佐泰
州而敦史於鄉令且開七秩口不失言進止不
失尺寸步不必杖食不必視長公方日侍講筵
師保其選安　上治民直庭內事吾聞道之眞

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家國尊大人薄收其緒務篠其真蕭公傳之家而致之國維茲郡治猶餘之餘者也卽如登卿轄施弘贊亦其緒而已矣彼四說者其真乎　令甲凡中外滿攷而績最者官其親如子蕭太公殆再命吾知其必傴僂而曁循墻也迺諸大夫請有以贈蕭公聊次其詘對者如此固甚慰蕭公伯仲焉諸大夫惟張侯戴侯在郡中臨海在隣封而瑞陽獻課在都月甤賓望之十一日爲太公覽揆之辰將循古

執爵升歌之式瑞陽壽還郡與諸大夫遞相壽而慶𢌿封余更於是乎觀禮

贈劉令君考績序

豫章劉公豨庚寅春令余邑也迄是歲月在辰最三載考二五蒸疆圉以來江南大浸覆薦瞨當事者請　上得緩賦什三其七則小民劼勵俯仰之餘以共縣官乃賦長時匿爲尾閭或吏胥夤緣爲奸而賦益積比年四封宴如凡兵食一切費故令悉弛以便民而賦益積劉公至問民

所疾苦莫如賦而又有穴其間也大司農方告匱其初緩什三者令亟徵公名諸曹滲除其故典更始各出所伏匿爲約期不如期者罰無赦頃海酋叵測督府日下檄規調兵食然時實不給也劉公以意推行之而下不擾賦亦漸積焉畿輔巖邑以百數宣固樸茂取醇謹耳近稍有文采槃見彼支弁褒博之士陽高負恃而陰張其寵靈多造請殉則骫法亢則咈情骫法則失已咈情則失人無一可者矣劉公不惟其人惟

其志如縣衡以低昂無所主名而埏埴自手出無所假器進而驩然者曰公煦我嫗我退而蟄然交戒曰二三子盍自束修以無恩迺公爲卒之人巳兩獲情法鈞適比黨亂羣一時清廓則劉公以焉余謬持銓久鄉人數數來術劉公治行吏僕未終余謂我　明定鼎燕冀馮東南猶外府賦入本浚民以生而國之大命以爲營衛士風以陶冶世俗而爲國脉所綱維夫政尚體要道貴時宜孰有要於此者乎其効一則甚峻

而著民樂其來蘇而易於見德一則若甚緩而
徵士懾其初遘而願與厥成余私已藉之且惟
裁賦潤陋與來蘇見德之効可月計而有餘俾
境內支弁褒傳之儔默回鄉而革慮卽歲計而
不足今三載劉公之政成矣臺省者爭薦公於
朝留治邑特牘公治行以逆屆期丞鄖子任君
尉騾川朱君介余一言爲公申僚貳之誼余輒
舉昔所私藉者報之二君意猶慊慊也曰司動
誠賢者識其大耳吾儕循職事日侍公當公來

而邑薦瞙茇舍徒禱北昭亭南響潭宵質幽朝質明雨淋浪霡霂立應也遂以有秋會郡中新澤宮祠梓華堰黃泥之役程力繕材悉倚辦劉公百廢具舉宣雖非嚚訟兩造紛如公虛衿而受以去壅緣督而經以去泰無束矢之入察淵之求士大夫歲時相徵問而巳即土之毛不登於庭實一魚半菽不易諸市屨而又不必柴車菅屨以翹衆而矯廉大氐劉公外恢朗中沈毅嵬焉負公輔之器余聞之按先所載牘亦旣纚

纚備矣顧何如有味乎二君之言因以見向若之觀洞於屬垣之耳不信于友未有能獲乎上者也劉公之前名宦良令者有督學御史詹公又前而有少司寇吳公盼並以內召行實劉公之鄉人也豫章與余邑皆楚地往返挾日風尚形勝邇在郊坰余益信任人者之猶任土爾高而黍稌下而稻麥丘陵坂險而棗栗藪澤而蒲蠡周九州別五地而厎其宜則宣城誠宜豫章矣往余予告過里門睹於公所遇寮若佐者殆

不啻手足而肺附之要以務急公而兼䘏其私非以樹恩今二君言者務虔公而不及私非以歸惠良有足多焉劉公寿人而交戟之內駸駸爲骨鯁股肱之臣而無忘任土之喻也必無忘吾宣不佞敬書以告二君且執契以胥後命

贈郡太守廖公擢溫處兵備憲使序

浙以東諸郡寧紹溫台多負海而寧紹特鄞饒藻麗溫台之龍湫雁蕩瓊臺石梁名勝甲寓內金衢括蒼多負山而處特要害嘉靖間海酋作

難則温台先及處有礦民緣以爲奸利烏合麇
集操挺而呼以故浙按察諸道或以其海任或
以其山任温處則兼任且閩粤之交也𬨎諸道
爲猶重云巳丑冬温處闕治兵使者　詔就余
郡拜太守西蜀廖公爲今官廖公居余郡五歳
歳滾者一暵者二公合筴各令長斥庾粟數千
石予貧民又復懸賞格以勸助于大姓以盡發
其葢藏使富者不得蹠財饑者不終轉溝壑巳
責省刑躬儉約寛徭賦日衽席其民而嫗煦之

至他則大者斧斷小者刃解殆不祟朝也然余小子竊睹公惝然志若有所不竟達而材有所不自見雎雎于于意念深矣彼按察之于守異職長民之于兵異具溫處之于余郡異地今天下吏治苦日棘而兵日恬娛以頓也實異時即海汛之役幸而息肩礦徒亦守封惟謹耳利者民所與共命者也儻魑結羣醜乘間抵卻而生野心乎故曰兵者可百年而不試不可一日而不備也廖公爲守時業嘗攝六郡兵雖科條不

易而精采一新旁大府至不敢鈞敵焉茲果奉
璽書秉節鉞制浙一方矣夫不輕達其志者其
志必達不自見其材者必能見其材者也以之
治郡則用和而物歸以情以之治兵則用肅而
師出以律各劑于地之所宜而以時舉其職方
軫圜轂其具在我何所不可哉雖然余聞之兵
志有國家者必先教百姓而親萬民項年旱魃
薦臻兩浙有若甌脫公所爲袵席其民而嫗煦
之者等余郡是先親與教之指也余小子無似

爲秀才辱公召置門下賓禮有加因念　明興
而翊運開天有劉誠意胡縉雲葉河南章中丞
世宗朝股肱心膂之寄有張文忠其人皆温處
產世固未嘗乏賢也昔稱善將將而綜之知人
善任使公其以善遇余小子者稍推廣之當不
如余小子閔嘿一無報効而已往從游公之鄉
達張大司馬今蹇司徒並繇兵使者起司徒初
守河東郡廖公行矣公行而抵浙前蜀督學郭
相奎先生者方叅藩其文章妙天下余邑徐開

府數言征西南夷郭先生帷幄謀居多則非獨工文故媚于兵者也討有更端于廖公廖公其德于余郡甚著搢紳大夫士類能詳不必余小子去後而有遺思焉豐碑鉅記願請于郭先生也

郡太守廖公擢温處兵備序

蜀國廖公守余郡之既五年而政成乃遷爲治兵使者塡温處行且有日郡三老薦紳先生咸怦怦營營焉不忍釋也曰更復有哺我如廖公

者乎盎天災流行頻歲薦饑則廖公嘗爲發賑矣藉令四方有警又能恃廖公哉謂以饑故而弄兵自舒城始楚豫諸國罔不有戎郡中安堵者以廖公在耳夫獄訟者棼至孰與袪其衷心而大畏民志耶當廖公爲政宴坐堂皇初不任法而人人讋服屏息卽功曹吏油然不忍欺也非德禮之効曷能至此且夫士子之志淫矣宼言是工奇服是襲遷延文靡蕩而莫稽語曰原轂存輿無禮必及廖公方則振之程督于經律

度而以功量化調而以情性郡中爲之改肄乃今廖公可遽去乎莫非王臣莫非王事　天子即欲爲海上得人畿輔何後昔嚴詡辭穎川慮及代者廖公旣以寬和徵得無慮代焉將扶服闕下請以加服賜金治故郡舊章所有也相與謀咨未決而質之不佞某某嘗從事主爵知其事始難與浙人爭廖公也夫亦聞溫處之要害乎故甌越魋結文身之鄉而瀕于海則島夷出沒之地也其谿之以山則能爲盜發礦者也嘉

靖中海上多事而温州實爲之主藏以廖公其才寛而有節亂而能整東南之事非廖公不可天子豈不以阻饑之衆亂隙易生以廖公往潜消其孽端而陰按其節制胡不足爲畿甸蔽翼哉而必以余郡淹也代廖公者漢陽蕭公俱爲司農郎余嘗與同舍深洮有重度而其意歸於博大長者始猶之廖公規而隨之清浄寧一其効可睹矣又何頼川之慮代乎余不佞及族父兄子弟在廖公部内公行矣又何以侑廖公廖

公蜀人也李冰爲蜀守支江流而潴之田民賴其澤丁亥之澇而公所爲澤于民者有所受之耶大禹生于石紐公之鄉先正也公固在越廖公其纂禹舊服耳令山海効靈有重譯至者在今日矣承嘉括蒼去余郡頗近余將與蕭公日望公之休釆而公爲故郡士民念亦必幸蕭公之遵我顜若畫一也

贈太常卿張公遷御史中丞撫閩序

當余不佞入銓曹則張公爲郎主選矣凡天下

吏差次其功能而斟酌其事之繁簡地之險易
廣陿與用之鉅細齡之穉壯並悉出張公手而
公旋應之無遽色既峻事無罷色余私計張公
固彊幹有力人邪及稍與周還久則張公其爲
度徐而不盈虛而不屈其動而愈出爲而不居
者乎始有道者也張公楚產始楚柄臣足張楚
而公爲兵曹郎委虵自如也諸郎中若不知張
公楚人頊之柄臣見法而舊狎暱有義故者咸
鳥獸散或繆以吾嘗忤其人而翼爲名高張公

長厚不振暴其短而衆顧知有張公者葢張公夙擅名理雖亦宦游乎翛然有林下之風江陵憑江多好竹如所稱琅玕者萬个張公爲引渠畞地園其上而名之萬玉卿大夫士相與詠歌之公歸每尚羊吟嘯樂而忘世也人擬之山吏部云余聞之忘天下者廼可托于天下要之以其度勝焉古爵大臣出而塡撫入而樞筦則郭子儀裴度范文正與韓魏公之四人者皆席姝常之寵寄羣黨之間嬋忠畢慮不動聲色不失

進止卒以奏鴻功而永終譽豈獨其才勝哉葢
亦以其度也張公由主選出歷太常　上念公
參選時持大體無滯才而意猶在扶忠諫振淹
廢也且回翔卿寺久進張公御史中丞撫閩矣
閩故揚越之區也其地狹多岨自漢已然大海
際天黚蒼浮碧白沙梅嶺與南粤趾相錯固樓
船將軍所欲引兵而擊者也至　明弦誦冠帶
甲天下然俗悍易反覆或猶有漢之遺而瀕海
之民又善出沒諸島國今西北絓虜南事緬所

幸閩海不波爾蓋嘉靖之季閩苦倭者幾二十
餘年而中丞臺事權益重夫用兵猶用人也用
人者方圓曲直良楛短長各因其材而無棄物
用兵者彊弱多寡虛實遠近各因其勢而無敗
機張公善用人者也何有於兵且以張公之大
度聞望著中外輕裘緩帶雍容都雅亦何事兵
子儀以單騎臨回紇相顧羅拜范韓一出而寒
西人之膽晉公亦一鼓而淮西平然則大臣之
德望器度猶重哉即淮西之役師老財匱廷議

未堅也晋公獨自請行師張公居甞慼西事與
余言之而擊節壯其爲人然不以張公西而以
閫往無抑以閫恬嬉有日將重寄之乎張公行
同曹諸大夫屬余小子爲之贈余奉　命而西
得以次按阨塞察虜形因論閫語娓娓至此然
張公豈復久勞閫將入而樞筦如所稱四公者
矣

鹿裘石室集卷第七終

鹿裘石室集卷第八

宣城梅鼎祚禹金著

文

序

尹令公考績貤封序

三代而下漢治爲尚古其論士由鄉始孝弟力田有行義往往至於三事而孝廉尤重固以移孝作忠天之經地之義也自徵辟之典不行而世多隱君子有賢而詘于下者然令貤封之令

則漢氏所未有唐宋代有之而止及于王侯將
相至內外庶司咸得以績課與國家之大慶典
榮施于父母則因忠而作孝不亦于情近而于
禮恊哉且賢者爲政于家而免于簿書期會磬
折請謁之勞安受服于其子之能仕不必辟徵
而朝命加焉卽天之所報賢者不必自其身自
其子又使必逮及其身其子民因父母我者而
得以報我父母之父母我者以自盡其志葢崇
階累寵上之所以惠勞臣歡欣鼓舞下之所以

效孔邇上下訢合而元氣益若域中矣此盛世之禎符也而余得之吾宣尹令公焉令公爲余邑三年考政矣臺使者條列諸薦牘以最聞詔封太公龍川先生如其子令官祁夫人初封太孺人我二人者始親覯其子之有政而喜可知也令公之政于宣甚具至牘不勝舉葢令公才敏穎而識宏深居之以廉簡而行之以勤勵處紛不煩當機卽斷耳目之應接精神之所注浹無一物不在其胸中而遠邇纖鉅必當其指

使疏暱貴賤必有所位置今試舉其凡則自賦事有紀經而甲乙之科井然不得相溷移自間諜不行而無情之不得盡晉史橐舌而冰蘖在庭閒矣文敎旣彰而薪槱之速化也詳刑有戒而獄無放紛水旱之爲災乃荒而不害以雩禜之來臻而賑發之以時皆鑿鑿有成效者也至所稱要重爲最大利者莫如礦宜實未有礦訛言驟興雲集鼓鑄令公乘其未堅夜馳至立諭而散之封其山數千人無敢譁者榷稅之中璫

渡江而臨于姑孰令公以晝中梲之使無入境其分曹于黃池者陽爲之禮貌而潛制其權使不得苛肆且所省廚傳供張之費巳不貲方今自三輔以際關雒齊晉魯越地脉幾絕而吾宣獨爾晏如者伊誰之力歟大較令公之于民眞猶父母之於子血脉貫而痌瘝通因心爲愛隨觸則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而民亦渾忘其所爲德苡乎其所爲報而茲以課最受上賞我父母之父母蒹焉被鸞鳳之飾賁綸綍之章其

舉手加額歌樂只而獻萬年者畢四境之內亦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余以爲爲政者羣司之尉薦可徼于力競而不可以關衆庶之口一時之恩倖可冀于非分而不可以猒丘民之心令寓內三年考政而于令甲得封者相接也然其四境之內頌聲作而歡心溢必未有如我宣城者所謂聚百順以事親非耶余族繆名甲宣城而令公之爲施倍優庶姓家黃州齡九十勸于筆而亢于論私謂某小子吾所睹于令吾宣

或異地或異人僂指未可數何有如尹令公良者吾宗惟子爲善頌其師我子弟而趨邑下以一言爲太公祁太孺人壽乎余小子唯唯往先太中嘗守越述祁方伯之令望太夫人則其姪也比夏旱令公徒步露禱不卹其躬而太夫人且以蘊隆爲減膳衿禱之勑幅畫之訓夫有所受之矣越之鄉文勝多智而太公特好儉醇長者郎就養官邸不二味不純采時時以朝政民務相儆惕今春之翩然歸也令公踸留之不可

然竟遂陟岵之願則孝通于神明已假令如漢之舉孝弟有行義將薦登三事以亮釆有邦必無難者顧以其子始貴余於是益信徵辟之典當復舉而漢治終為近古也

贈尹令君拜刑曹序

周以六典建官彼其秩有崇庳事有繁簡地有內外而埶無觭重也繇漢以後或禮樂官師或甲兵錢穀或比詳刑名要亦以隨時而輕重無常其大致則為人主之所意嚮焉太史公記乎

準不志刑法當其時鞭撻四夷遠近騷擾財賂衰耗天子因尊顯助邊者以風天下於是鹽鐵有榷舟車有算而言利析秋毫之臣進告緡者賞腹誹者論而峻文決理之臣進選舉陵遲法嚴令具循自以爲不足也蓋事執之流相激使然

明典制倣周官參以後代然其究也固不能不重内而輕外外而郡若理邑若令績最者徵入備臺省法從間亦在郎曹臺省重矣頃歲上雅意亟反之遂頓虛其大半前徵者需次久

不報故即以最徵自諸郎止此一時也郎曹重矣　三殿兩宮大典禮費億萬計意事者將策規山澤自然之利與關市之征以佐縣官而上亦見用寬民力誠德意也顧廼所在抗弊以巧詆有司沮格而坐法輦轂之下南冠而縶者纍纍耶此一時也則諸曹又特刑重矣今年春余邑大夫越尹公再入　覲既上績者二載還縣之三閱月屬以郎刑曹徵尹公方怡然命駕而邑士庶咸悶然不懌也吾大夫何以郎郎郎

何不以銓而以刑曹乎若此是未曙乎時宜及
深知令公者也令公治行俾悉取古之良吏若
敦教化軫蕭隱清版籍抑胥史興廢理劇廉平
敏斷者而一一絜之靡所不合至其近而最鉅
者曰礦與稅此二端者天下亦脊脊多故矣何
論漢事宣城兩大璫自南弁人自北迭臨之而
公不亢于跡陰有以制其命預有以伐其謀宵
人之因緣爲奸者潛有以漁其羣亦不盡以窮
其獄故上焉恃之如負扆下焉安之如覆盂一

時江南數十百邑實未有尹公之克衷以濟者
也
令上方躬操八柄霆擊飆馳時有叵測順命則
不可衡命則不能倘有尹公之克衷者乎寤之
以至誠牖之以納約必當以回　天聽而霽天
威使三尺得與天下共而因弛山澤關市之利
與天下公則刑曹又以尹公重矣士大夫貴自
奉其職而有利國家耳輕重亦隨時何常哉尹
公之所爲怡然命駕者意良在此雖然吾聞荀

卿之論刑凡爵列官職賞慶刑罰皆以類相從
者也夫銓非主爵者乎而題之爲衡言其平也
夫刑猶水也亦尚夫平而已刑平則疏密得所
而天下無冤民銓平則進退有序而天下無滯
材尹公聲實荐隆由比詳而調主爵終以余邑
士庶盈願也旦且夕若掇之鼎小子與令公忝
孔李之通家申僑札之衿契竊謬謂知令公深
于其行敢以一言先駟馬尚虛簡以俟公之入
銓也而所務官人者更以獻

爲唐兩生贈尹矦序

宣城尹令公用政最擢秋官郎八月既望行有期兩唐生一澄一灝余外舅按察使吉甫先生子也謁余鼎出其詩曰此爲祖尹令公者也孤不天先嘉議蚤見背歷二十餘年而復有天幸令公祀先人于鄉惟吾子一言敘之余一再覽端襟而告之曰子失辭葢國之大事莫如祀而政猶先尚賢昔高陽之表苟里通德之題鄭公皆以遡風猷申仰止而已至若俎豆賢人之間

揖讓素王之側廼邑士大夫動以為祖父粉藻有司爭以為縉紳羔鴈遂使志節之士不以榮而若恐浼焉令公是舉則一邑靡不躍然快翕然稱以為鄉先生歿而祭于社者果唐先生其人也而唐先生實無因於尹公最後而境內之祀典廢者建黷者正于是鬼神有常饗宰祝無虛祈夫不規耀于耳目昭灼而潛修于焄蒿幽眇不市恩于所可內之要地而施及于不必報之遺孤以此論政是足覘令公之大者矣兩生

拜受命已而曰灝以童子試而令公以駒且汗血也召置門下澄卽籍郡校問疑辨難顧恒在令公函丈之内師保父母尊親具矣我兄弟更有私德焉余正色爲更端曰子再失辭夫政有重於明學術甄士類者乎子以詩見謁與子言詩彼其歌薪槱而詠菁莪者何義哉不濡首于期會簿書而殫力于章志貞教以此論政是又足覘令公之大者矣兩生拜受命然其意瑟縮似不復欲贅以詩余笑撫之曰子無庸爲吾不

敢謂子之詩工也而敢謂子之言信吾不以子之詩爲尹公重而以有子之詩知子嘗師于尹公也則子重且不聞鄭之誦子產陳留之謳爰父乎咸以能教誨子弟耳其言者抑豈必博物說聞子姑存之兩生諾而出余退私念曰余亦臚公以文矣第與論天下大計及比曹事而不皇及公所國士私者單父驅車于吸綸武城識人于由徑余不自知繆當令公者何居其大較可度也越晨兩生來徵文遂次第其語授之其

爲我併致令公令而後庶幾夙夜以無負公兩生少儁以行其所學而顯其所敎爲尹公稱塞且無忝先惠也將日可見之矣

贈徐屯田榷滿還南司空序

國家兩都竝建而蕪湖[illegible]九派劔二梁爲南都上游秋水時至不辨牛馬舟航如梟雁梗柟杞梓豫章鄧林之材如簪如薺江楚閩越詔驗牂牁化居者之所必趣萬貨府焉　令甲置榷務以南司空郎一人遞領之而稅賦佗務猶最鉅

然非直筦會計而已往者寧濠之釁皖圍不解卒得以扼其吭而擣其虛蕪湖則池皖之樞金陵之鎻鑰也其地重矣

今上以節儉率天下且日修九府之政權輕重而廣財賄將作大匠方大興甘泉建章之役東而有事振屬國距島酋一切徵發以億計則其時重矣是時萬曆丙申丁酉間而屯曹九瀛徐公來主榷務徐公通亮廉質節安而行和惟爬搔其宿蠹而拊循其傷痍之是圖葢榷之弊凡

有三主者不躬行勾稽猾胥吏以意裁闊陿上下其手或洊至留蹛不時刺閺而淹日廢事有因鬼見帝之虞又或市魁舞智將用急自翔而不使後來者居上廼主者亦有三蔽焉以譏征爲奇能緦緦然欲見其穎而察及淵魚析秋毫以迎合爲進趨而求溢額外以張大其勛伐至若牛車鶉衣攻苦茹澹爲人所不情之爲而特賈羔羊素絲之譽則其人巧而不慹者也徐公皆不然才精悍足自震暴而爲法簡易卽賈人

子可望而知顧左右胥吏望之而股栗不測也參伍於時日無後期衡量於多寡無渝凖有不中程者羃之無取盈有輸在公者籍之無寄徑居一載司計者稱羸金錢數千緡五方之民之拊掌加額驩呼祝頌者殆數萬指而徐公恥磎刻自處優游餘暇以托興於湖山諭志於篇什者如一日越夏將及瓜而代報績水衡轉聞上余郡司法見義孫公適攝篆于蕪與姑孰丞存宇鄧公理荊塗施公屬修贈于不佞孫公述

屯曹嘗慨慨私念曰泉也者謂其流行于地而彼此相灌注者也當今言利之臣日進山藪之寶藏日出而出者無以給其入入者不復出大司農少府之積貯日告匱夫豈能天雨神運邪語有之屋漏在上知之在下吾旣已知之矣固安忍竭澤爲也以故徐公孳孳務寬大不以其時重而易其地寧弛以與民耳兗陵距于湖百里而遥初第聞徐公奉職循理年始壯而老成憂國類如此公鄞人也鄞有

今上心膂股肱之臣若少保公者九瀛公之為南曹也徐徐于于焉安之不援與不躐等抑大受之君子乎雖然臣非親故何由知其賢此古藎臣之於其主自靖自獻維賢知賢而同巷不相見無書達政府竟擢以不次則少保無所遜司馬矣三公筮仕郡具卿材异日而徐公並列朝宁協共和衷薦以任心膂股肱也尚無忝于湖及姑孰宛陵余不佞忝徐公末冑庚無忝今日之言

贈郡丞王公遷左相國歸東嘉序

王公前爲寧都令寧都例有徵發于隣郡歲婁災部使者令停徵歷五六歲以至王公隣郡請下令徵之亟王公念邑貧地僻一旦責成如重困吾民何第以次比不能舉其數如期隣郡長有違言無何隣郡長入計以它事鐫秩三級而王公繇考最晉封母林安人爲太恭人且遷丞余郡也丞非所爲郡司馬者乎王公蒐屯伏稽軍實日夕務自奉其職嘗一攝廣德守其州俗

獷猂不良文法王公固寬然長者乃州人益覆

用親附往被臯匿不出者咸自歸積牘爲之一

淸司理闕人王公署其事會直指行部所剌舉

典革悉當則署司理以也直指蓋洛陽李公云

及今督河劉中丞並聞人也先後薦王公于

朝然故未三載滿而夏六月　衡府左長史之

命遽下矣余曹大夫士三老百姓驟聞之錯愕

不信也巳咨咨嘅喟之更扼捥不平交相與究

其故或謂彼隣郡無寧修其卻願得而甘心耶

或謂王公盡職官下耳曾無尺書抵輦下季弟方爲大官丞敎使楗關卧郎鄉曲勿與通徵聞鄉曲多辯有口者間以諗王公王公嘿不應久之驟然曰否否吾歸已吾歸已太恭人春秋高誠不以三公易一日且以吾祖父伯仲薦從大夫後圖史算器歲時伏臘之資不大乏絕吾入而朝毋出而課子以其餘財施閭里族黨以其餘力陟雁宕把龍湫叩雙闕躋臺畢展吾濟勝之具而極力文章以畨吾不朽之業吾習夫宦

矣宦者幻也幻莫如海當其鼓怒溢浪而激天輪廻地軸孰推引之及其波恬噎銷而委輸大壑孰頓抑之吾家東海上大壑在彼吾翩翩乎歸巳余曹始私計古之名賢若賈董文學若鄒枚應劉皆爲王傅相曳長裾而托後乘其致足樂焉庶將爲王公勸駕旣親聆其言殆灑然不啻執熱之以濯而暍者之飲冰也又何錯愕若嘅喟之有不佞馬之齒稍長遂屬爲序次以祖公而諸鄉大夫士供張北郭之外酒公別然終

不無王公去後思冀相與樹七尺之碑以戒勿翦伐此雖一郡乎亦可以覘公是矣夫圭爵進退人材爲　天子持國是者也顧其公是不在上而在下豈盛世之所宜有哉豈盛世所宜有哉余忝備九列初亦竊預　内廷之末議因論郡國事而有概于時如此

贈南司農郎李公上績序

國家今所最亟者莫如財用而一時當官之最難者莫如理財葢往昔之難難在參費而務出

今茲之難難在厚歛而務入入者不出而出者
又不勝其入東韓西播之役奮舟𦨴驪懸車束
馬即多得勝算然轉輸賚予幾百萬計悉取給
大司農其爲大司農在南也雖少所徵發而陪
京百司之廩六軍之饟悉出焉頃若募浙兵防
沿海亦脊脊多故已江淮吳越之交非　國家
之外府乎以歲之不若且或苦𥗽或苦稅卒無
以舒下困而應上求以故南曹舊以司馬重今
兼以司農重是兩曹郎者皆慎選以充固時宜

也余師南樂介翁李先生初理東郡用績最擢
郎南戸曹迺所爲慎選以充者是時中牟張公
爲大司農持重知大體目攝諸曹郎而獨才李
先生一切財賦盡倚辦李先生如左右手先生
精心爲調劑其緩急而時允其出內使官有常
旣兵有常餼未幾以李先生主筦庫先生益精
心爲爬梳其伏莽而錮塞其尾閭以儲有羨金
課無溢額及退而跡先生之私第則懸罄蕭然
凝塵滿席晏如也初張公之才李先生復轉而

廉李先生先生實循循先後以無事行之不欲
立慬以見才而說削以見廉於是張公復益器
重李先生爲能大受矣會壬寅夏先生繇曹郎
滿三載考大司農書其績最者循以報 聞
天子神睿卽日坐法宮而察天下吏治若近而
指掌於財用猶唯孳孳夫財人主不必諱言也
其說具詳於周禮而總要于聖經然其論理財
則必推本用人焉故始以休休有容之臣申以
長國家務財用之戒至聚散出入所由來不亦

深切著明哉李先生北矣儻　召見而俯垂鎬
豐之慮遠勤勞止之思問所爲江淮吳越歲時
之雨暘礦稅之利弊在先生必有所入告而動
天聽者當留先生備侍從或調而司銓職用人
庶幾異日之有一个臣者乎某無似繆爲先生
所甄錄比蓋先生以東郡理與南闈試也先生
北矣因越江而偕門下二三子敬祖先生更忽
其不斐而爲序次之敝邑距陪京密邇嘗往來
聞陪京人之稱述先生者如此何敢謂二三子

智足以知先生第不至阿其所好而巳

贈鮑令君覲序

某自青社籍陪京于宣城毗啣多交游某君某益莫逆華乘鄰籖相與交定其于吏治民生若當世之務恒娓娓及之明年歲在庚戌元會天子當開明堂大受計宣令侯日蔡鮑公先期脂轄行蒞縣得比子男執玉帛而修　覲典禮也某寓書余兼致其宗青衿意屬一言以志其嫩某能言迺繆屬不佞要以紀治傳良史氏職

也某之言曰今寓内自畿而雄望赤緊業稱縣
皆爲　上旬宣以阜成物庶固邦本也若吾郡
隷在畿輔而爲周鄗鄠其初徵發佐軍輿不啻
關中河内猶　當宁所軫重宣爲首邑令猶難
其人久之鮑侯用安義優調焉侯蜀人也髫而
即以文名于井絡坤維之墟有蒲衣項槖之蚤
譽弱冠舉進士公車義出而誦者咸驚以爲翁
山復生矣令安義甫三月當道者又咸歛衽以
爲是齊之子奇耶子奇治阿最著年最少然猶

藉助于共載侯獨精練而鋒穎時出老吏不如
殆天所授乎昰子產學製之言所能量左氏限
年之法所可囿也者宣人士承風喜駸駸見陽
宅矣惟時爲戊申夏霪雨浹旬一下車而值合
邑之祟蕩析離居公私窘廹勢殆岌岌侯挺然
叅謀郡臺捐俸轉糴乘舟賫饘言問巢廬量宜
口賦汙萊有秇仍田給種倉庫鏹不繼則遴士
之有行義者布勸分之令載拜送之以激其誠
於是大家爭自發蓋藏而各有段貣俾殣殍獲

還之龍國流離復集於鴻澤者則侯是賴也侯
念以民奠厥居吾可以治治矣迺詢其因革而
循其廢舉多所措置宣好訟輒以鵬兒爲中營
以請寄爲外府侯聽斷明允無虐煢獨而畏高
明寃者解横者服顧無骩骳而亦使人緣一月
以自解無深抵而使人棄一眚以自新庚念宣
民之爲患者有四縣象于街彈間牟侵徵輸則
里魁兼并弱小則豪右飛章陷害則匿名蟠結
欺罔則胥役此禁立而四屬悉除稂莠鉏嘉禾

自茂也侯念以民喻法吾可以教矣雅志作人
月有課課有評梓其文以率厲多士今南棘得
傳者其素所擊節而首選者也侯以書起家唯
知人安民則惠寧直肆習之實允蹈之某且謂
侯嫩政未暇僂數堇舉其崖略爾巳郡太守金
公書來曰郡首邑令賢可卧治也余聆之瞿焉
憶昔閱兗陵志嘉靖之巳酉庚戌間宣有賢令
劉應箕者亦蜀之巴人致位開府登九列倜儻
有材諝性廉介大率與鮑侯埒彼年踰壯矣而

所遘時和歲豐當其際民醇吏朴士大夫更多
自好以概于今則鮑侯其猶難能哉是行也
上從羣吏中望見侯齒茂偉儀觀計府以侯最
績上何論子奇必召試理人之策晉而崇褒德
之封卽留中正色立朝如漢之貴戚斂手以避
二鮑則侯之承先烈也豈不猗歟稱盛哉或
上仁聖終軫宣士民賜還治以竟其惠施而後
徵入則某方帥其族子弟以草薰波淥之侯迓
侯於澄江之滸矣

又

邑大夫鮑公之爲吾宣也江以南撫監之任凡十數靡不薦鮑公治最者巡按御史關中王公正人也則循得公之大者云其疏之辭曰心清若水力定如山公之贖鍰賦羨無所入者有年矣頃者版稅至九千餘金悉上府細而至一箑一芥不及門然非所論于心也投錢飲馬縣釜生魚非也負不任而矜以自文潤非而曲有所援非也若將逸而逆距之巳示郤而反闔之非

也畏人之不知非矣而畏人知亦非也而公皆不然夫公所爲心淸者內不生念外不涉境廓乎其無所卽泊乎其無所營以擬水則猶有倫焉此其于道蓋邃矣公爲政務生養而安全之多依于仁厚愷易而義激于衷間有所出之人之情有所抑必圖有所申而務守勝以吾撓或借資持構紡謀甚深以吾撼公惟以便吾政利吾民而已監察有定力之稱焉且擬之山則謂其峩然不傾嶷然不震爾然公實非以自勵風

力也事至則應寧有所顧不盡耶余往歎侍公則獲聞公之論士重識也古之豪雋謀王柄國龕亂持危建大勳伐者曷嘗不原本識哉審幾觀變洞害利之故晰是非之端蓋裕如矣以故斷之不疑處之不懾計無遺筴而動有成勣也余不佞因是而徼有所窺焉心清則神謐神謐則靈覺起而眞照融語有之須眉可鑒于止水清流不憚于惠風則識性固清心之所自出乎吾又未睹夫有定見而無定力者也彼其履危

疑之地值畇勦之秋雖有材而惝怳周章功名
不立者豈少哉皆繇于心之淆而識之不足也
公治理茂異茲凡再　覲矣特置在周行之内
位日起任日重所論議措畫關天下大計者
天子之倚毗方切天下之責望甚殷當其時心
逐境而易流識緣感而易昧有所以岐之則一
者二三有所以引之則力分而志不定即鼎祚
所睹記鉅公名卿其初非不卓犖瑰瑋也而幸
以勛譽終者殆難其人焉故吾願鮑公之益進

於學也公有慕乎鄉先達長卿淵雲之在蜀闕覽麗辭將勤誦而追倣之夫此貧賤不得意發憤之所為若鼎祚輩是也鮑公方都膴躋華直舉

明主于三代之隆而輔久道之化抑亦從事聖學乎歲時公修祀王文成及先大夫十先生者于正學書院每裴回祠下者久之有仰止之思以理義養其心以古今達其識定性以彊力繇本以該末是聖修之塗而王佐之列也漢以來皆隨世以就功名而建一時之勛業者尚

未敢以質公何者以其人類未聞道也鼎祚辱
公知遇最深于其别感系而稱報之無繇敬以
是爲規瑱公豁達大度諒公之能虛襟而無拂
耳矣

大中丞曹公晉右司空總理河道序

明興兩都並建南則帶江北則負河名山大海
緯絡其間凡要害阨塞以中丞臺出塡靡所不
重而畿南十郡財賦居天下大半爲　國家外
府淮徐以北歲漕粟四百萬灌輸京師而河爲

之吭自嘉隆以來累徙累決而河之爲患大故
中丞臺率以大司空領之事權日益峻而簡任
益務得人此固其地重乎抑其時猶重矣趙郡
曹公初治吳四郡兵以最且久從觀察使超拜
大中丞撫我畿南公甫臨鎮而礦稅之役起璫
弁縱橫埶張甚民間如鼎沸魚爛幾至于肆無
疑市野無青草有虎而冠者挺自歛䏚䏚視也
尚方織作又歲以溢恒額而亟徵發其務縏劇
其力劻勷何有渝于此時者公特疏抗言于

上謂宜歛諸郡屬左輔實　孝陵啓祥之脉宜培植不宜翦伐而時時出不意爲法其姦傳壇其倖實織文之貢以三限之法請前後皆報聞而彼從横者既氣懾于公之風稜復心折于公之愷直以故公上不必犯逆鱗而下足拯累卵在公則出之有本行之無事而已比總河中丞乞代而　睿慮迴翔歷數月曰吾得其人矣遂進曹公右司空領御史大夫命秉遽以往葢上始重念畿南以公撫既賴公保乂而豐沛之

交相繼告潰則所重在河直以河重公余惟當
漢武時以雄主之威力捐金錢沈璧馬以塞河
而瓠子之歌垂嘅千載然此虞河爾至勝國後
而虞漕矣逮于今涉淮而虞漕迫泗而虞
陵矣頃議開泇以濟漕分黃以殺河故道漸復
決口宜堰若似有成績而秋水時至單隄爲沼
望之卒不見水端何耶無亦以河無常埶而功
不易集耶顧其緒足尋也公往矣如其可因則
蕭規而曹隨也如其可更則太尉之代汾陽也

公何容心焉昔禹戴鉤鈐襄玉斗拜治水土爵
司空而猶勞身焦思河精授圖始獲石匱之書
以從事後世駴而頌之曰神禹尚論者以禹之
行水唯行其所無事而已則公莅畿南固以無
事行之矣宣歙五郡以礦稅故被公澤最深鉅
余郡史侯馳書燕邸而以隣封若梁侯章侯鄧
侯鄭侯之指來俾其效一言于時羣公卿士咸
以公爲撫勞苦功高而猶勤在外恐非所以酬
庸也是不然夫投大而遺囏者　聖主疇咨之

至公慈病而讓夷者大臣遂志之顯義且竊闚
公之大者矣撫畿南則　天心可回理淮北則
地維可紐地平天成玄圭用錫余及羣公將躬
親睹之羣公夙承公德意而分布其境内鈞一
時之良也某忝守史局職在纂述願操管其後
而紀公之勛烈焉

徽州梁侯考績上最序

畿南六郡登在三輔新都究陵則猶踞上游控
要害二天子都有軒皇之仙蹟玄宮白嶽先朝

之帝時在焉二郡居則比鄰行則方轂垌牧所及昏因相通親可知矣而新都多陽翟大賈淮海鹽筴之利爲縣官外府陶白猗卓之富幾敵國則跅宛陵倍其人巧而文嗿糜綵器陶冶篹組之工利益天下則跅宛陵倍俗剛負氣睚眦之違輒起大獄而又善通財賄走權勢即士亦多怙寵而借資則跅宛陵倍其唯田賦兵戎與卿大夫顯融之業節義勤儉之風略相等而巳余不佞以癸卯冬出守宛陵則燕山梁公甫壯

而繇戶曹出爲新都者先一年所聲稱籍甚或稱公遵周道杜私交典謁有常期庭實有常品故三遊之徒不入境四知之餽不及門或稱公亭兩造折片言無情則辟得情則矜故肺石虛無人而桁楊臥于壁或稱公討德禮而訓多士敷文析理抑競奬恬故士有待舉無干澤新都之形勝應斗杓朝六水公爲新漁梁之堰揵以石而拓大之令圯者培瑕者固以完風氣而閭里不知勞官帑無溢費則千百世之畫也此特

其大校云余不佞數以會䛐獲侍公公清標照映朗如玉山大度汪洋曠如瀛海而且恂恂拊身若不勝葢有道者也嘗與余論治曰政貴簡要爾簡可御繁以簡則定靜可君躁以靜則正簡巳靜巳以用則和和生於志之定施之正也余因知公所爲聲稱籍甚者殆有由本矣因退而奉以周旋以庶夫寡過然而兗陵何敢望新都迨今歲乙巳梁公績用考成諸監部累前後薦牘以最　聞凡三載而攝兵使者三之一吏

奉其職民安于田郊闗晏如歲事大穰吾曹務
兢兢一郡且𨻶㮾官常之是虞乃梁公兼舉而特
出窾導族解恢乎游刃有餘地而若新發於硎
此何論余無似雖列郡亦何敢望新都哉夫同
官爲僚兄弟也維兹列郡並與宗盟新都宄陵
猶爲同出始者公油油焉昴之今則儼焉而臨
之戴匡六星也繫于北斗泰符六星也尊則上
台屬今固郎官之列宿也次舍相承不愆厥度
而畿南之治理粲然明備矣比年主爵者有所

升納不時得　上命而監部就近以便宜請梁
公望鉅資深且砍成矣倘得如請卽眞焉則畿
南庶司百姓之有大造也吾曹將率受功令而
宣德意何敢以寅宋之私誼進

鹿裘石室集卷第八終